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歸田瑣記卷五

鼈拜



福州梁章鉅撰

山中故人往來每喜詢朝中故實以擴聞見或問何爲布
庫之戲余謂布庫是國語譯語則謂之撩腳選十餘歲健
童徒手相搏而專賭腳力勝敗以仆地爲定康熙初用此
收鼈拜故至今宮中年節宴必習演之或問鼈拜爲何人
曰國初勳舊無不知有鼈拜者迨後罪狀昭著而

列聖猶曲加軫念疊沛恩施恭讀乾隆四十五年諭曰

朕恭閱 實錄見鼉拜以從征屢立戰功歷封公爵
聖祖仁皇帝嗣統與內大臣蘇克薩哈等爲輔政大臣並
加太師是時

皇祖冲齡踐阼鼉拜受事以後卽專權自恣擅作威福因
與內大臣費揚古有隙坐伊子俊赫並侍衛西往折克圖
寬羅薩爾弼等以擅乘 御馬及取 御用弓矢射鹿罪
俱棄市並坐費揚古怨望亦棄市並殺其子尼侃薩哈連
籍其家以與其弟穆里瑪又蘇克薩哈係鼉拜姻婭亦以
論事齟齬積而成讐回蘇克薩哈籍隸正白旗鼉拜欲以

薊州遵化遷安諸屯莊改揆鑲黃旗而別圈民地給正白
旗 詔遣大學士管戶部尚書蘇納海與直隸總督朱昌
祚巡撫王登朕丈量酌易經朱昌祚等勘明奏請停止圈
換鼉拜卽坐蘇納海以揆地遲誤昌祚等以紛更妄奏悉
逮治棄市且以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爲睿親王私黨令
部臣盡削世職以洩其忿並以蘇克薩哈疏稱往守
陵寢得以生全之語卽誣坐以懷抱奸詐存蓄異心二十
四大罪應予磔死

皇祖鑒其誣堅不允所請鼉拜援臂強奏累日竟予絞決

並誅其族屬又入對時輒請申禁言官不得上書陳奏時
有竊鼇拜馬者卽捕斬之並殺御馬羣特長

皇祖以鼇拜黨權不法怙惡弗悛用人行政專恣妄爲文
武名官欲盡出伊門下與穆申瑪等結成黨羽凡事在家
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兇惡毀棄國典特降諭旨嚴拿勘
審並親加鞫問情罪俱實諸王大臣議請正法

皇祖念其効力年久不忍加誅從寬革職籍沒同其子那
摩佛一併拘禁迨伊死後仍念其舊勳追賜一等男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極後賜鼇拜祭葬復一等公世襲罔

替是鼇拜一身之功罪載在冊籍昭然不爽朕惟大臣爲
國宜勤功銘鍾鼎尤當深自斂抑律以奉公以保全終始
况以輔臣躬承顧命翌贊機務更宜小心謙謹不可稍涉
從恣乃鼇拜當日自恃政柄在握輒致擅權散法邀結黨
羽殘害大臣罪蹟多端難以枚舉若非

皇祖英明剛斷立予斧斨漸將跋扈難馴政事亦不可問
至圈地一案相持不決百姓環訴失業幾至釀成大事
皇祖不卽加誅僅予褫奪仍給卹卹已屬格外之仁至

皇考復還公爵時因念鼇拜舊勞伊孫達福才具又尙可

用是以仍予施恩蓋于鼈拜擅權縱恣固所熟聞至其不法歟蹟如 實錄所載曩々若此未必一一臚悉也今朕備稽事實蹟狀顯然若不覈其功罪明示劄懲在鼈拜一家之僥倖所閱猶小而後之秉均執股者無復知所顧忌將何以肅綱紀而杜僉邪乎所有現奉鼈拜公爵之德生本身既無過犯且令承其後出缺時卽行停襲公爵仍照皇祖所降諭旨給予一等男爵世襲罔替已足以示國家法外施恩舊勳之意矣 謹按康熙之元

上甫八齡鼈拜正當國恃其勞績肆行無忌

上早洞悉其奸在內日選小內監令之習布庫以爲戲鼈拜或入奏事並不之避且以 朝廷弱以好弄心益恬然無所顧忌一日入內忽爲習布庫者所擒十數小兒立執鼈拜付外廷遂伏誅以勢敵熏灼之權奸乃執於十數小兒之手如此除之行所無事非

神武天授其孰能與于斯

噶禮

舊聞吾聞趙二合太史典試江南以關節破案突與總督噶禮朋比爲奸又蘇撫張清恪公伯行因此事與噶禮

互揭罪幾不測惜未詳其顛末後詢之史館諸公始筆記之云噶札由廕生歷官吏部郎中康熙三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噶札隨左都御史于成龍督運第一起兵糧敘功升盛京戶部理事官不三年遂授山西巡撫噶札曾以霍州牧李紹祖保魁潞安守及紹祖使酒自刎匿不敢奏吏議章噶札職奉

旨畱任御史劉若彙疏劾噶札貪婪無厭虐吏害民計贓數十萬兩知府趙夙詔為噶札心腹專用酷刑以濟貪壑下噶札回奏得辯釋平遙民郭明奇等以噶札縱庇貪婪

知縣王綬赴巡城御史呈控事聞且列欵入奏一通省錢糧每兩索火耗銀二錢除分補大同諸處虧外八已銀共四十餘萬兩一指修祠宇用印簿分給通省勒捐入已一縱合汾州同知馬遴婪贓分潤一令家伶赴平陽汾州潞安三府勒取富民饋送銀兩一因詞訟索臨汾介休富戶元時鼎梁婿銀兩一納知縣程連登賄許調缺及連登以貪婪被揭伏曲加庇護一隱匿平定州雹傷不報請究賍治罪又下噶札回奏亦以無左證獲免旋內遷戶部左侍郎伏外擢江南江西總督歷疏劾罷江蘇巡撫于準

布政使宜思蒸按察使焦映漢督糧道賈樸知府陳鵬年
等及張清恪公撫江蘇以事積忤噶禮至是公發辛卯科
場不公事正考官副都御史之必番亦檢舉知縣王日俞
方名所薦之吳泌程光奎之名平日不通文理

上命尚書張鵬翮赴揚州會審張與噶互相疏劾

上伏命張鵬翮會同總漕赫壽查審奏噶禮免改張伯
行革職贖徒

上切責張鵬翮等掩飾和解瞻徇定擬遣尚書穆和倫前
任撰獻仍加所擬定議得 旨噶禮屢次具摺懇張伯行

朕以張伯行操守爲天下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之諭
旨現在此所議是非顛倒下九卿詹事科道會復

諭九卿等曰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
方必受其股削一半矣卽如陳鵬年稍有声譽噶禮久欲
害之會將其虎邱詩一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
無干礙又會參中軍副將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
駕朕試彼騎射俱好朕於是時已心疑噶禮矣互參一案
初次道官往審爲噶禮所制不能審出及再遣大臣往審
與前無異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無

所疑惶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尋九卿等劾二人並任封疆互相訐參有玷大臣之職均應革任

上命張伯行罷任噶札革職於是天下快之未幾噶札之母叩 闕稱噶札與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謀害伊命噶札妻以別戶子幹泰爲己子繼令糾眾毀屋噶札攜資財與妻子移居河西務奸詐兇惡請正典刑下刑部鞠訊得實擬將噶札凌遲處死妻論絞色勒奇幹都並斬幹泰發黑龍江家產八官得旨噶札令自尽妻子從死餘悉如部議

隆科多

仁廟升遐之日大臣承 顧命者惟隆科多一人是以

憲廟恩遇極隆 親政之初諭隆科多應稱呼舅舅嗣後啟奏處皆書舅舅隆科多謹按隆科多爲

孝懿仁皇后父佟國維之子襲公爵官吏部尙書加太保後以四十一 款重罪應誅雍正五年獄成奉

旨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禁錮死於禁所獄詞載隆科多私抄 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將

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廂房視爲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

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大不敬之罪三 盛京兵部主事瑪岱之事屢奉

聖諭隆科多明知于犯伏行妄奏大不敬之罪四

皇上賞銀三千兩令修理公生瑣墓隆科多遲至三年竟不修理大不敬之罪五

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 御前乃詭稱曾帶匕首

以防不測欺曰之罪一狂言妄奏捷督之權甚大一呼可

來二萬步欺罔之罪一時當太平盛世臣民載德守分安

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狀故將 壇廟桌下搜查欺罔

之罪三妄奏被劾知縣閑職原係好官欺罔之罪四

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調

取年慶堯來亦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妄奏舉國之

人俱不可信紊亂朝政之罪三交結阿靈阿揆敘邀結人

心姦黨之罪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庭姦黨之罪二狗庇傅

鼐完竹戴鐸巴海不行查參姦黨之罪三北暱伊門下行

走之蔡起俊姦黨之罪四狗庇阿錫釀法敏將倉場所奏

浥爛倉米著落歷年監督分賄之案巧為袒護其奏姦黨

之罪五曲庇菩薩保咄托佛格色參姦黨之罪六任吏部

尙書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爲修選不法之罪一縱容
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忌不法之罪二徇庇提
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咄託原任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
例不法之罪三免遣安西人犯應給口糧並赤金等處應
裁應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誤公事不法之罪四
因係佟姓捏造惟有人冬耐芝與之語向人誇示以爲姓
應圖識不法之罪五自知身犯重罪將私取金銀豫行寄
藏菩薩保家不法之罪六挾勢用強恐嚇內外人等不法
之罪七索詐安圖銀三十八萬兩貪婪之罪一收受趙世

顯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二收受滿保金三百兩貪婪
之罪三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貪婪之罪四收受
甘國璧金五百兩銀一千兩貪婪之罪五收受程光珠銀
五千兩貪婪之罪六收受木格貓睛映紅寶石貪婪之罪
七收受姚讓銀五百兩貪婪之罪八收受張其仁銀一千
兩貪婪之罪九收受王廷揚銀二萬兩貪婪之罪十收受
吳存札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十一收受鄂海銀一千
五百兩貪婪之罪十二收受佟國勳銀二千四百兩貪婪
之罪十三收受佟世祿銀二千兩貪婪之罪十四收受李

樹德銀二萬一千四百餘兩貪婪之罪十五收受菩薩保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十六以上罪案昭著隆科多應斬立決妻子八辛着庫財產入官疏入遞 寬典我朝之恩禮故舊仁至義足蓋史冊所未聞也

年羹堯

隆科多因訟年羹堯罪狀徇庇不協坐削去太保革去尙書按年羹堯父遐齡湖北巡撫羹堯以康熙三十九年翰林出身歷充四川廣東試差不十年擢爲四川巡撫西藏軍與請親起松潘協理軍務以功晉四川總督旋授定西

宜由西燕平入 覲賜弓矢授四川陝西總督封成壽公加大保清海軍與授撫遠大將軍督雷威將軍岳鍾琪進剿凡百有五日而青海平進一等公加大傅父遐齡如其爵長子斌給子爵入 覲賜雙眼花翎四圍補服黃帶紫帶值莊浪番賊滋擾又卒岳鍾琪剿平之敘功次子富給男爵時四川巡撫蔡瑋被羹堯劾入京得 召見因陳羹堯貪殘諸款又羹堯嘗薦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可大用期恒入 覲以奏對荒謬革職時劾羹堯者紛起

論曰年羹堯曾妄舉胡期恒妄劾金南瑛等又遣官弁築

南坪不惜番民致京惶滋事反以降番伏叛巧飾具奏
青海蒙古饑饉匿不上聞年羹堯從前不至於此或自
恃已功故爲意玩或誅戮太過致此昏憤豈可仍居總督
之任念其尙能操演兵丁可補授杭州將軍嗣山西巡撫
幼羹堯私佔益窩擅用止課西安巡撫亦劾羹堯藉口捕
治益臬卒兵夜圍郃陽民堡致死多人並下部議罪羹堯
行至儀徵逗畱不前回奏又多狡飾部臣請速問又合詞
奏羹堯罪狀疊々請正典刑並議尺革世職得 旨令將
軍督撫提鎮各抒己見入奏旋據各省次第舉劾伏奏請

速加誅戮章下所司時已逮羹堯來京灰鞫政大臣三
法司九卿等奏言羹堯罪蹟昭彰彈章交至其大逆之罪
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爲不軌一奏繳 硃批諭旨
故匿原指詐稱燬破做爲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
筆詩詞譏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爲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
一家藏鎖子甲二十八箭鏃四千又私貯鉛子皆軍需禁
物一偽造圖讖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調兵補郃陽益
臬致死良民八百餘奉 旨查詢始奏並無傷損後乃奏
止傷六人一南坪築城官弁騷擾番民不卽劾奏一詭劾

都統武格等鎮海堡失律一西安解任時私吐咸寧令朱
炯賄奸民保畱一縱令刈以堂詐冒已故保起武功令趙
勳名姓赴任知而不奏一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入軍功其
十八案一家女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藥堯妄奏毫無受
賄一西甯効力者突止六十二員冊報一百九員一退役
王治符冒軍功得授州判其潛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
壩道官員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座
賞會府 龍牌正座一穿用四衩衣服鷲黃佩刀荷囊一
擅用黃袱一官員愧送曰恭進一縱子穿四國瓦補服一

與屬員物件令北面叩頭一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
跪道迎送一令蒙古北薩克郡王額駙阿宝下跪一行文
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填道壘橋市肆俱令閉戶一
館舍牆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所畫龍鼓吹樂人蟒服
一私造大將軍令箭將領發令箭燬壞一賞賚動至千万
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兩次 恩詔到陝並
不宣讀張掛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于私室啟發一不
許同城巡撫放礮一勒緊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爲妾一以
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鏗一大將軍印不肯交出一妄稱

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之耀等朝服蟒衣與司道提鎮官同坐一違 旨逗遛似微一勒令川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結邪黨沈竹戴鐸等怙欺惑衆一袒私庇久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叅劾奏疏一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朝乾其專擅之罪六一建築邵陽城堡不行匙請擅發銀兩一委侍衛李峻等署理守備奉 旨飭駁仍不卽行調回一擅用私票行益一 諭停捐俸仍令照舊公捐一捕獲私益擅行銷案一守備何天寵患病不照例填注軍政又咄直督李維鈞勒清苑令

陸象接受前任王久猷虧項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現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糧支冊不先咨首撫諾岷欲令遲誤致罪一尙書禔奇自軍營商辦糧餉清字咨文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違誤軍需一捏叅夔州知府程如絲販賣私監殺傷多人一欲令李維鈞爲巡撫由昭原任巡撫趙之垣一過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其殘忍之罪四一邵陽益泉寨內故勘良民無辜馮猪頭至死一鎖禁筆帖式戴蘇一劾金南瑛等七員急欲出缺與私人一不善安輯蒙古台吉濟克濟扎卜等致困苦失所其

貪黷之罪十八一收受題補官員銀四十餘萬兩一勒索
捐納人員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垣罷職發往軍營羹堯
勒餽金珠等物價值二十餘萬兩一受樂戶竇榮銀兩一
收受宋師會老器及銀萬兩一徧置私人私行益茶一私
估咸甯等益膏十八處一收受鴻勝寺少卿葛繼孔古玩
一索屬員傅澤濠賄不據實劾虧帑一西安甘肅山西四
川四省効力人員每員勒銀四千兩一受叅草知府栾廷
芳賄奏隨往陝省一掠各番衣服爲己有一私往新撫各
番租糧一擅取蒲州盤獲私益價銀一萬兩一遣僕販賣

馬匹一私販馬斃各鎮勒重價一遣莊浪縣典史朱尙文
赴湖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一令人賣茶得銀九萬九千
餘兩其侵蝕之罪十五一昌銷四川軍需入己一昌銷西
甯軍需入己一昌銷軍前運米費入己一侵用各員弁俸
工凡五年皆入己一築布隆吉爾城冒銷主料入己一隱
匿變開悅銀又加派糧規入己一盤獲私茶取罰贖銀入
己一侵用河東益政盈餘入己一西安米万石未運其西
甯冒銷運費入己一甯夏各衛貯倉谷及雷西甯養馬銀
並收入己一侵用城工餘銀入己一抄沒塔兒寺砌砂茜

草諸物私變價銀入己一侵用紀連詔等捐解銀入己一
斫桌子山木植入己其計賍銀三百五十餘万兩罪凡九
十二款供狀明白律應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伯叔
之子兄弟之才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
姊妹並子之妻妾給功臣家爲奴奏上 恩予自裁子富
立斬餘十五艾以上之子免極邊其父退齡兄廣東巡撫
希堯益職免罪于是就獄中傳 諭堯堯曰歷觀史書所
載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露之先尙皆僞守臣節如爾
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其人乎朕待爾之恩如

天高地厚意以爾衷心爲國故盡去嫌疑一心任用爾作
威作福植黨營私辜恩負德于心忍爲乎卽如青海之事
朕命於四月備兵又命於八月進兵爾故意遲延及朕加
督催然後進剿孤軍冒險幾至失機又如爾令阿刺納之
兵由噶斯前進陟險惡必不可行之路豈非欲陷害阿刺
納乎又如爾令富爾安將駱駝三王從巴里坤送至布隆
吉爾爲無用之需豈非設計欲陷害富爾安乎又私調岳
鍾琪之兵至西安爾令舍近就遠紆道數千里欲使蔡珽
運糧不及豈非欲巧陷蔡珽乎此皆軍務大事而爾視爲

兇戲藉快私忿尙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又如爾所奏善後十三事于不應造城處又造城不應屯兵處設屯兵籌畫邊機如此草率是誠何心青海用兵以來爾殘殺無辜顛倒軍政朕尙未合入于廷讞卽就所設九十二款爾必服極刑及立斬者共三千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祖万方必賞罰公明方足爲治爾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憲典而服人心今寬爾磔死令爾自殺又赦爾父兄子孫伯叔等死罪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爾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涕也雍正五年

上念平青海功令羹羹子俱赦回京

訥親

乾隆之初諸城刘文正公甫任總憲卽疏劾訥親職掌太多任事過銳乞加裁抑時訥親方爲吏部尙書軍機大臣上行走奉 命查閱河東江蘇安徽山東一路營伍存陞揆席 恩遇之厚甲於朝班因金川之役張廣泗久無成功 命馳往經畧軍務卒至僨事恭讀乾隆十三年

諭云朕自御極以來大臣中第一受恩莫如訥親金川雖云小醜而老師糜餉克捷無期凡在臣子皆有同仇敵愾

之念訥親身為大宰士從前在京時不過千軍機奏到隨常辦理從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將來作何了局欲請身往視師彼時傳恒即會陳奏願効前驅朕以封疆大吏自能辦理不必特遣大臣即應派往傳恒亦不可居訥親之先未經俞允及經畧需人因以付之訥親朕意以伊平日受朕如許厚恩自知奮勉乃起程之時全不踴躍彼其意以為軍前調集大兵指期克捷勝則引為己功即不勝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顏面所關國家軍旅之重皆所不計其隱衷已不可問及至軍營張廣泗方觀望不前

而伊伏茫無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兩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請建礮與賊其險不思以士卒攻討之力轉使建礮資寇是其第一謀畫既已貽笑眾人矣自是始有申飭之旨然猶望其成功而乃身圖安逸並未親履戎行竟敢奏稱軍士晝夜向礮放炮伊在營中望見火光經朕督飭始行前進而近所奏阿利山之役我兵屢次退回因伊等在彼未至大奔及伊等回營我兵數十人即各鳥獸散將領不伏相顧觀此情形是眾未奔而伊等輒已先退又何怪士卒之望風潰散以受恩之滿洲大臣經畧重務儼事至此

尙何地可以自容乎至前後摺奏於所奉諭旨緊要情節
槩不切實明白回奏惟以浮詞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
者卽同事之軍前大臣等經朕再三傳諭終不令其陳奏
一字朕因其久無就緒不得已傳諭詢問示以欲召回京
本欲激之使知愧奮或有奏功之日正以召之者促之乃
伊一得此旨如獲更生卽置軍務于度外託言有面奏情
形亟欲回京試思有何不能言之情形而必待面奏乎此
不過思家耳以訥親平日之心思智慮且事朕十有三年
若謂任其經畧無方輒行退避竟不重治其罪將視朕爲

何如主伊非不慮及此而敢于遽請回京者衆人能知其
故乎伊之意申明知不稱任使朕必重治其罪然治罪亦
不過如慶伏之革職家居轉得優游自逸爲嗣續計向來
賞賚手厚低足自娛而金川之役傳恒必自請督師朕亦
必以此任相屬而彼地險礪林立攻取維艱卽傳恒亦未
必遽能奏績不過與伊相等卽能成功亦傳恒之福命所
有與伊無所加損如其不成朕又必重治傳恒之罪而眷
念舊臣伊必且伏用是治罪之條乃伊所預料卽奉到前
旨亦無所悔懼惟此旨洞鑒其肺腑伊當俯首無辭始悔

其蓄謀之大謬耳此朕向所謂小聰明是大糊塗也不如此不足成其爲訥親而衆人之不能見及卽其遜於訥親之處是朕從前任用訥親原未爲誤也今諸王大臣合辭奏請將訥親交部議罪于法本無可追但須俟伊回奏到再行酌奪降旨會訥親回奏至

諭曰訥親所奏更伏浮混無恥且皆委過於張廣泗訥親以經畧量臣軍中調度皆听指揮功過無可旁貸豈容一切推卸在張廣泗如摺內所稱各情節訥親身爲經畧果實見其非何難據實奏卽一面參奏一面提問亦無不

可觀其遲回不斷並非伊見不及此蓋以一參張廣泗則軍中之事皆伊所仔肩其責愈重惟留以爲卸過之地將來卽或無功而功亦尙藉張廣泗爲之代任其責居心若此亦豈受恩深重安心任事之大臣所爲乎况伊摺內所稱自任舉失事卽頓兵二十餘日不敢前進是怯懦委靡全無愧憤激厲之意咎無可辭至所論伊並不親身督戎惟在帳中坐觀諸事亦據一一俯認不諱因奏請將伊交部嚴加議處夫遲誤軍機畏縮觀望設合訥親處分他人罪狀有不問以斬決者乎而自乃僅請交部議處此豈降

革所能了局者耶又

諭曰訥親辦理金川軍務乖張退縮老師糜餉經諸王文武大臣等參奏朕諭令侍衛富成將伊舉動言語逐一據實陳奏據富成奏稱訥親云番蠻之事如此難辦後來切不可輕舉妄動但此言我如何敢上紙筆入奏訥親此語實爲巧詐之尤伊受朕深恩二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陳奏如果賊徑十分險峻伊曾身同士卒尽力進取屢冒鋒刃猶不能克再調勁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而供億浩繁徒糜帑項則當以實在情形奏聞請旨罷兵

況金川之事自因其與澤旺構毒涉及邊圉不得不發兵致討朕實非利其土地人民輕啟兵端前後所降諭旨皆訥親同辦之事迨伊與張廣泗久無成功朕又屢次傳諭令其詳悉斟酌倘有不能殄滅之敵即可明言其所以然直請班師毋得含糊兩可且於伊奏摺內批示云豈有軍機重務身爲經畧而持此兩可合朕適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賊增兵費餉朕所不惜若終不能成功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圖好計以全終始訥親以親信重臣鷹闖外重寄經朕如此諄切指示亦當遵旨據實奏朕豈有不加

以裁酌允其所請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陳則此局早已可竣何用糜費如許物力是今安之稽遲皆訥親之貽誤咎更何辭又或慮奏到時爲軍機大臣及辦事司員所知亦宜親筆密緘直達朕覽何得謂之不敢上紙筆入告此等緊要情節不敢入告豈如伊歷來摺奏撫拾浮言自相矛盾者轉謂敷陳之道當如是耶天面從而退有後言乃人臣所當切戒訥親所稱後來不可輕舉妄動之語軍機大臣等能窺見其隱衷乎伊之意自知身名決裂且無子嗣計無所出輒思以不必用兵之言博天下迂愚無識者之稱譽而以窮兵黷武之名歸之於朕此其心懷狡詐實出意想之外朕誠不料十二年以來加以隆恩渥澤而訥親之忍心害理竟至於此或

上天以此示朕俾知用人之難耶訥親又云上只想我膽大我如何當得起訥親退縮偷安不敢衝鋒奮險實乃毫無膽量朕方責其過於畏意過於膽小何嘗慮其膽大昔伊祖冒險登陲流矢貫脰著於女牆之上猶能負傷血戰不以爲苦爲國家建立大功今其孫委靡至此實朕所不能解又訥親聞雲梯兵過輒云此皆我罪若我今年辦理

得安何致聖心煩躁又令如許滿洲兵受此苦累此言九
爲可駭滿洲官兵有勇知方一聞調遣無不鼓舞振躍志
切同仇皆衆人所共見朕方深嘉悅而訥親乃以爲受此
苦累伊從軍者亦求爲此深言搖惑衆心俾衆人聞之不
知賊境如何險阻艱難此惟經畧大學士傅恒忠勇奮發
金石同堅不爲所惑耳兵丁一聞此言勇往之氣有不畧
爲消沮者耶明係伊自不能成功而博忌他人之成功故
爲此語巧於離開衆心而不顧國家大事如此其罪可勝
言耶著將此旨曉諭中外知之尋 命尙書舒赫德速訥

親赴軍營會同經畧傅恒等一面訊明一面卽將伊祖過
必隆之刀於營門正法令軍前將弁士卒共見之

胡中藻

回初於前明臣工之歸欵者率仍還以顯職保其初終如
錢謙謚之有才無行爲 朝廷所深惡痛絕之人至今天
下銷燬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而 明論中猶稱止欲斥
禁其書並非查究其事同時之大學士陳名夏懷轉矯詐
屢次從寬免死乃猶與同僚申完我言若耍天下太平除
非依我兩事常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日雷頭髮復衣

冠天下卽太平矣甯以其語 上聞而其時但治名實以
抹刪 諭旨作奸犯科諸款於前兩語亦置之不問蓋
定鼎之初人心未能齊一故 朝廷每以寬大處之乃不
料百餘年後尙有喪心病狂之胡中藻者謹按乾隆二十
年三月十三日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利道等面奉
上諭我朝撫有方夏於今百有餘年

列祖

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溥海內外共享只平凡爲巨千
目乃祖乃父食毛踐土宜其胥識會視大義乃尙有出身
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爲心於語言吟咏之間肆其悖逆
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眞非人類中所應有所刻詩題
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眸
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必從前查嗣庭汪景祖呂
留良等詩文日記誹訕誅張大逆不道蒙

皇考中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
意謂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尙有此等鴟張猖吠之
胡中藻卽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累贖
連篇至於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

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無如漢唐宋明皆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寧盡遠過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非開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滿洲曰達子此不過如鄉藉而言即孟子所詣東夷西夷是也如以稱蠻爲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人曰達子者亦將有罪乎又曰相見請看都益背誰知坐色屬婁人此非是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其送我北南北

其中間不能一黍潤又曰再泛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如何又曰北風雖然好難用可如何又曰檄雲偶北斗怒竅生南風又曰暫歇南風競兩兩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意何所指其語溪照石景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駕走不停及武王爲矢傾城色兩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欲借題以寓其譏刺諷刺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爲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取乎其和初雪元韻則曰白雪高難和單辭贊莫加單辭出尚

晉呂刑於詠雪何涉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後生今日
天地人爲三才生於三才之後是爲何物其指斥之意可
勝誅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東西諸公五
岳諸侯瀆一百年來頌首固蓋謂岳瀆參差頌首無奈而
已諛訕顯然又曰亦大之子外也表兩亦字悖慢已極又
曰不爲遊觀縱盜驪人所用必用盜驪義何所取
又曰一川小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濟彼因時適蓋暗用
昭王南征故事謂朕不之吝耳又曰如今亦是塗山會王
鼎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頌蠲免則

曰那是偏災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聞災歎立加
賑卹何乃謂佛燈之難覩耶至如

孝賢皇后之喪乃有並花已覺單無蒂之句

孝賢皇后係朕藩邸時

皇考世宗憲皇帝禮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宮母儀天
下者一十二年然朕亦曷嘗有干預朝政驕縱外家之
事此誠可對天下後世者至大事之後朕恩顧飾終然一
切禮儀並無干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與鄂昌往
復酬詠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爲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

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於父上
曰父君尙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又曰女君
君一體焉得漠然爲帝后也而更斥曰其夫曰妻喪心病
狂一至於此豈覆載所可容乎乎他如自桂林調回京
師則曰得免吾冠是出頭伊由翰林游擢京堂督學陝西
復調廣西履司文柄其調取回京並非遷謫乃以掛冠爲
出頭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樸謹完吾身飢恐破又曰若
能自去張除是脫羈鎖又曰一世眩如鳥在笱又曰盈官
我曾慟又曰天方省事應問我又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

事於今怕捉風無非怨望之語述懷詩又曰瑣沙偷射賊
饑食狼張箕賢良祠詩曰青蠅投臭肯容辭試問此時於
朕前進謬言者誰乎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
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朕初見
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叵測于命督率政時會
訓以論又取事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卽有下眼訓平夷
之句下眼並無典據蓋以爲垂誦之義亦可以爲識力卑
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考經義有乾三
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彖傳言時乘六龍

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爲常今年
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羣
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若設出題必欲邀熟經書不
乏閒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
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及進呈詩冊何止千
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朕俱置而不論
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
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
矣朕見此書已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來奏

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成風牢
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嚚風效

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庭侍從曾列卿貳之張泰開重
師門而罔顧大義爲之出資刊刻至鄂昌身爲爾淵世僕
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衷心與之唱
和引爲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于世道人心者甚大
俾天下後世其知炯鑒張泰開着革職交刑部胡中藻鄂
昌已降旨解來京候到日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
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奏欽此

和坤

和坤之敗余適在京師而尙未登 朝無由悉其罪狀後
二十年入軍機乃從檔簿中得其梗槩與外間所傳頗無
歧異此 本朝一大案不可不觀列之以爲負國營私者
戒也嘉慶四年正月初四日恭值

純廟升遐和坤方爲總理大臣意得甚次日卽有御史

與疏發其罪初八日奉 旨拿問下刑部並下各直省督

撫議罪直隸總督明 李堂 條陳其罪請依大逆律凌遲處

死並列其冀州城外墳塋前有石門樓石門前開隧道正

屋五間稱曰饗殿東西廂房各五間稱曰配殿大門稱曰

宮門外圍牆二百丈圍牆外設堆棧土人稱曰和陵塋西

陽宅房屋二百一十九間定制硯王墳塋圍牆不得過百

丈和坤倍之籍其家更多入臣不應有之物于是始將其

大罪二十宣示中外當

睿廟冊立爲皇太子時先期禱呈如意洩機密以爲擁戴

功大罪一 圖明罔騁馬直入左門過 正大光明殿至

壽山口大罪一肩輿出入 神武門坐椅轎直進 大內

大罪三取出宮女子爲次妻大罪四川楚教匪滋事各路

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大罪五

純廟聖躬不豫時毫無憂戚逢人談笑自若大罪六

純廟力疾批章間有未寫之字輒口稱不如撕去另擬大

罪七管理吏戶刑三部一人把持變更成法不許部臣參

議一字大罪八西甯報循貫賊番聚眾搶劫殺傷將原摺

駁回隱匿不遞大罪九 國服會有 中旨合蒙古王公

不出痘者不必來京乃故違 諭旨無論已未出痘俱不

合來大罪十大學士蘇陵阿以姻親匿其重聽哀懇之狀

侍郎吳省蘭李濟太僕卿李光雲以曾在其家教讀俱保

列卿階兼任學政大罪十一軍機處語名人員隨意撤去

大罪十二私蓋楠木房屋階侈踰制其多寶閣榻股仿照

甯壽宮式樣大罪十三其墳壘設立饗殿開置隧道致居

民有和陵之稱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倍餘較

大內多至數倍并有大珠較 御用冠頂尤大大罪十五

眞寶石頂非所應戴乃藏數十餘顆并有整塊大寶石爲

內府所無者不計其數大罪十六家內銀兩衣飾等物數

逾千萬大罪十七夾城藏赤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赤金

六千餘兩地窖埋銀百餘萬大罪十八通葡地方當舖錢

鋪資本十餘萬與民爭利大罪十九家人劉全資產亦二十餘萬且有明珠及珍珠手串大罪二十其宅中太監呼什圖時稱內劉籍其家亦十餘萬且為其弟劉寶楮捐納直隸州知州劉寶楮守備銜劉寶杞州同銜則和珅之年日貪縱狂妄除大罪外已難悉數矣時大學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公擬罪名奏上如胡議

上以時當諒開不忍使大臣棄市乃令和珅自裁尤可怪者籍沒後查出出珍珠朝珠一柱訊其家人言往往燈下無人時私自懸鞋對鏡徘徊談笑低聲自語人不得聞竊

其心又不僅封殖負贖之可罪矣其金銀庫內帳及大櫃內珠玉等項什物帳簿有好女子四名掌管每年大監羅玉持出查對一次女子四名香蓮薰芳盧入兒雲香也

籍和珅之家人劉全劉咳劉印胡六家除金銀外當舖入座內監呼什圖即內家得米麥穀豆雜糧一萬一千六十

五石時文安大城兩處被水分給兩縣作為口糧籽種又

分和珅之弟半為和孝公主府和之子豐仲殷半為慶親

王府時份為郡王及嘉慶二十五年慶親王薨五月十五日營

府事阿克當阿代郡王諱編呈出毘盧帽門口四座太平

鈞五十有四銅路鑿三十六對此項皆親王所不應有之物而和珅有之且銅路鑿較 大內所曠尤為精緻今分設於 景運隆宗兩門外云

歸田瑣記卷五終



歸田瑣記卷六

福州梁章鉅撰

文人奇選

或問古人致仕以七十為期亦有過七十而尚未致仕者乎余曰此道莫常耳世固有未七十而即須致仕者即有已七十而不必致仕者若九魏世祖時侍中羅結年一百七歲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聽歸老年一百二十乃卒則存其人之稟賦又豈可測之以常情乎 本朝乾隆初沈歸愚先生以六十六歲申戊午省試六十七歲申己未

會試館選七十歲散館授編修七十一歲以大考二等晉
侍講學士七十二歲典試湖北七十四歲乞假回里七十
五歲還朝直上書房晉禮部侍郎七十六歲爲戊辰會
試總裁七十七歲患瘧疾奉命許其歸里享林泉之樂
七十九歲迎駕於清江是冬進京祝

聖母萬壽蒙 撰賜歸愚詩序八十五歲再迎 駕加祀

部尚書銜九十歲又同錢陳羣迎 駕常州 賜詩有二

老江浙之大老句年至九十八而終論文懇以一介書生

暮年新進備叨異數復享大齡事爲近今所稀福亦未見

太過身後果以文字之故削銜蓋古人常言目中則景
月盈則食 以文人當之能無惴惴哉

紀文達師

世傳名人前因皆星精僧此說殆不盡虛相傳紀文達師
爲火精轉世此精女身也自後五代時卽有之每出見則
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羣擊銅器逐之一日復出則八紀家
家人爭逐則見其逕入內室正譁然問內報小公子生矣
公生時其上有穿痕至老猶宛然如曾施紺環者足甚白
而尖又若曾纏白者故公不能著皂靴公常脫襪示人不

之諱也又言公爲猴精蓋以公在家几案上必羅列棗栗梨棗之屬隨手攫食時不住口又恠喜動在家無事不肯坐片時也又傳公爲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後蟒卽不見說甚不少時夜半暗室兩目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卽敷矣或謂火光女子卽蟒精也以公耳足驗之傳爲女精者亦事或然惟公平生不穀食麩或偶爾食之米則未曾上口也飲時只豬肉一盤熬茶一盞耳晏客肴饌亦精潔主人惟舉箸而已英煦齋先生嘗見其僕奉火肉一器約三勛許公旋話旋啖須臾而盡

則飯畢矣 聽松廬詩話云姜西溟不食承紀交達不食鴨自言雖良庖爲之亦覺腥穢不下咽且賦詩云靈均滋芳草乃不及悔樹海棠傾國姿杜陵不一賦以梅花海棠爲比雖不食鴨而鴨之幸固已多矣 芝音閣雜記云公善吃煙其煙槍甚巨煙筒又絕大能裝煙三四兩每喫一次可自衣至 圍胡同吸之不盡也都中人稱爲紀大鍋一日失去煙槍公曰無慮但日至東小市覓之自得矣次日果以微值購還蓋此物他人得之無用又京中無弟二枝易於物色也

劉文清師

諸城劉文清公亦由精靈轉世其歸道山之數值十二月封篆之期公坐內閣堂上座後有一白貓休態甚偉富公未至時固無貓也此物自何來人亦不知堂上中書俱學等羣見之而未敢言及公退貓亦遂不見二十四日公卒或猶卽狐也公將卒而神出見然則此狐爲公前身矣

未文王師

未文正公觀察吾閩時先資政公及諸伯叔父皆受業焉公入都以門下晚學生祀普讓公頌之及己未公王曾試

先兄曼雲出門下余謂兄之師例亦爲師欲改稱而公未之許迨壬戌廷試公與讀卷之役擢余卷爲第一後以他故抑置第二而心常耿耿逢人必述之因余文中能用春秋繁露語也適余進謁告余曰讀卷所得士例可抗顏爲師况受知如足下者以後可不必再執小門生之禮太老師尊而不親老師親而不尊我於君家師友淵源之誼不一而足前此所以未許者不欲君以兄弟之私改先人之舊耳時公年已踰七十見客恒閉目隱几以杖杖頤杖頭置書絹一方蓋以拭目也與客談亦多不睜目語雜

諧諱有東方曼倩之風嘗語余曰頃到孔子廟廷見左右
兩人護注一是仲夫子一乃蔣子蒲也時蔣方在朝爲
京卿余亦不敢詰其原委

上幸翰林院以合與宴者飲卽席爲詩公奏是日諸翰林
皆蒙 賜酒觀戲恐心分不能立就

上允之出語諸翰林曰若是日某卽席爲詩諸君能不鑽
狗洞乎翰林衙門土地神舊傳爲昌黎韓公公以爲代韓
公者爲吳殿撰馮一口丁祭畢坐轎過土地祠公自轎中
回頭作拱大聲曰老前輩有請矣除夕有門士至家與公

談歲事公舉胸前荷囊曰可憐此中空空壓歲錢尙無一
文也有頃聞人以饋歲儀呈報曰此門生某命某命所送
若手封公曰此數人太呆我從不識其面乃以阿堵物付
流水矣自以前身爲文昌宮之盤陀石因號盤陀老人有
請凡者謂公爲文昌二世儲君名淵石故字石君奏請
加封號行九拜祀嘉爲人說因果嘗言某某前生爲其婦
某某爲其妾某某爲其子前世有緣故恒結今世緣也卒
之日臥處一布被布褥而已

上親賜奠甫至門卽放聲哭且賜以詩有半生唯獨宿一

世不談錢之句公得此亦可以慰矣 青烏之術有不可不信者公之先浙人曾祖客於京業鏝有江西一土善地理而道不行迤邐已甚居與朱翁鄰每出入扁戶卽屬朱翁視焉居數歲將歸謂朱翁曰承翁愛已久愧無以報德意中相得佳城二三處翁能移殯此乎翁謝以無力置地術士言此地價不昂我力尙能買以贈翁也因以千文買盧溝橋西鎮崗塔前地一區爲植榆一株告朱翁曰他年移殯來樹下卽穴也後嗣富大貴然須堅囑後人若貴切無以土塚不華別加土山與石坊享堂等物也故公雖八

閻惟土墳一邱樹二三十株而已公歿後公之姪山東方伯錫爵於墳後培以小土山中央畫一紅日居無何公子四品卿遂亡公之孫觀察公年未四十而天方伯亦禿職責成姪孫澄守常州府復左遷病廢累世簪纓頓嗟零落近公之會其悟其故不啻家人竟歸土山毀去乃舉於鄉由教習得縣尹公後起乃漸有人云

松文清公

外肖和交於中朝之名公偉人有識有不識而無不知有蒙古松中堂翁多欲從余得其詳者余與公相聚日淺公

騎箕時余已外官屢馳信京師索其行狀誌銘不可得也
知公以嘉慶十五年田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十九年授
武英殿大學士二十一年以事降道光間復起爲尙書十
四年休十五年薨論文清而已間有所聞逸事會筆之書
茲錄出以應問者凡七條云嘉慶二十五年八月
睿廟梓宮自熱河回京初奉 安於 乾清宮繼乃擇日
奉移於 觀德殿是日出 東華門進 景山東門上
哭泣步送京中自王公大臣官員以下皆得俯伏甬道之
左哭泣白袍列跪者不下千萬人余亦在班中遙見

上步行甬半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
跪伏者亦捨地大哭衆遠察之則松公也時公僅賞一駟
騎校不過兵丁拔補之階而 至尊當哀痛迫切之際竟
能於千萬人中物色見之非平日漁水之契有異尋常何
克臻此真目即有副都御史之 命而公仍得左右贊勳
矣 公出爲伊犁將軍時未曾嘗眷一日遣役至京附銀
五十兩以爲迎取夫人路費適役夫未行而銀已他用因
卽不寄路費公家故素儉長公子少宰 竭力屏擋始
得送其母夫人就道夫人旣至公亦不擇日卽命入署候

佐皆不知將軍夫人之已至也。署營有別院，乃置夫人其中。而日扃其門，供饌之外，每月與錢十千，婢媪滿值俱取給焉。院內正屋三楹，中爲堂，夫人居堂東西爲佛堂。公每日五更入佛堂，頂禮畢坐堂中，與夫人啜茗，閒語半時而出。仍扃其門，而夫人每日當四更必起梳沐，以待之。公之祀佛，不問寒暑，夫人之夜起亦不問寒暑。同時有策大人者，公事故簡，每日黎明即起，顧面畢即駕驪車傳食於同城。其好署中亦無間寒暑。那釋堂師時亦在西城，嘗戲語人曰：我若死八輪迴，必與閻羅相約，或再爲男人，或轉爲

女身，或墮畜類，惟命之從，但不願爲策大人。驪及松將軍夫人耳。公由伊犁將軍除吏部尙書入京，行抵涿州，入喇嘛遣人迎之。公乘一馬喇嘛之使人乘一驃易騎而行，自涿州運官至圓明園，其家人戚友迎於長新店者俱不知也。到園已四更，扣軍機章京直廬之門，司關者呼葉老爺起，公屬爲具摺。葉老爺者戶部郎中葉雲素也。是日葉公非入直，則重公之爲人不敢辭，而公亦不問其姓名，即以葉老爺稱之而已。次日入口見節呈講大學首章以爲治國正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出，借勃相國肩輿

候客家人始聞公之已到都也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
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曰此
誰家戚誼也長公子曰此某姨姪耳公乃恍然曰汝今亦
老矣公身材僅中人而體氣壯實有莊敬日強之功惟
自邊陲兩擢後頭每悸悸動鎮日不已即入對亦然余
時以軍機章京詣公宅書稿值酷暑公以燒酒

余時余方一醉軍機題名曲從公詢樞垣故實語頗叨絮
公因令解衣縱談因葉開問公頭動之故公慨然曰此非
病也我在西域時手刃叛回至數百人未免殺戮過重至

今耿耿於中不覺震動於外耳然不如此恐回疆未必安
戢至今也公面如羅漢心極慈解自是活佛度世節鉞所
莅無人不被其澤而飲其和叛回之戮辟以止辟正公鎮
邊作用不知者或以殺降為公咎豈知公者哉公奉差
往江南查辦事件得旨引對後即欲挈值宿行李出城
不回私宅因隨帶之司員部署不及願公稍緩時日公許
以晡時出城時方已刻乃村途至韓桂船先生家小住先
生尙在刑部署未退公自素酒肴獨酌並命韓家人等磨
墨供寫大字偶聞宅門外喧嚷聲詢之則賣雞擔與闖人

爭價也公立取擔人如其價全買之向內宅借京錢四千
交付訖而以雞囑閩人曰爲我交韓太太加意喂養肥美
俟我差旋時再來大嚼也語畢遂出城住長新店再踰日
而隨帶之司員始趕到同行焉 公赴江南總督時路過
袁江時費約兩督部淳因防汛駐河上欸畱公於行館午
飯賓主皆大戶飲至燈時公欲易燒酒費從之公謂費曰
兩人欲畢竟寂寞此地當屬尙有知酒趣者否費曰卽有
之亦不過數十杯卽頽然求可以陪我兩人者殊不易得
無已惟有河碛中軍某副將者庶幾其可然官卑職小何

可以陪中堂公曰副將亦二品官但取能飲何設官職因
急召至令侍未坐公與費且飲且談而某副將從旁默飲
一杯復一杯不敢畱涓滴也至五更公稍倦因醉歸舟且
曰黎明如順風當卽解纜不復來告辭次公甫登舟而天
已曉費遣官接之則回報南風甚大斷難開船中堂已和
衣睡矣無何費詣公拜謝步並趨公重至行館且曰旣風
大不能行何不再暢飲一日公諾之早飯肴饌已陳公曰
昨某副將飲得甚間雅何不仍召之來費令人促之則云
某副將昨夜河碛卽不能言動今晨已奄逝矣公與費皆

大驚艸帥欲舉即回舟冒風解纜去此事河上人至今能
道之 公喜爲壁築書尤喜作大虎字每覓大幅紙盡幅
爲之間以贈人或人以紙求書者無弗應樞直同人各得
一幅余以未得大紙不敢求公自謂此字可驅邪靈鬼蓋
亦不盡然也間在江南督署有中軍某副將者驅餘甚雄
偉適得大紙一幅磨墨數升求作虎字公披襟直揮而筆
尙有餘墨因順勢詢某副將臉上一塗擲筆大笑曰此單
料張桓侯也某副將不但不以爲忤且以爲榮公之盛德
被人也如此

讀書

聖人以身教人不過曰好古曰好學且不如學其屢稱顏
子亦不過稱其好學今人動以講學爲迂濶且以爲宋人
之惡習不知聖人已以學之不講爲憂則講學豈足爲世
病今世之通患在士大夫不說學而其害遂中於人心國
本殊堪隱憂嘉慶十餘年間余掌南浦講席其時邑中
士大夫尙講究讀書院中肄業生亦欣欣向榮日以詩文
相質證雖所講亦不過俗學然所汲汲在此則一切放僻
邪侈之事究竟無暇兼爲之今相隔三十年此調不談已

久無怪乎風俗之目偷而可與言者之日鮮也祭卯夏開
蘇齋石廷尉

廷下

由蘇州回闈過浦余留北東東園中談

讌數日廷尉寓居城外早入晚歸嘗語余曰余日夕往返
不下六七次而從無一八耳之書聲何也余告以浦人近
不務讀書同與浩歎因憶江行雜錄中載司馬溫公過鳴
條山餘慶寺寺中父老五六輩請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
與諸生講書射人不及聽今幸相遇願得聞其畧公即取
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
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

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今日難倒司馬端明矣不知公後
日果何以答也似此佳話不但今日無此人亦並無此事
矣王漁洋先生云嘗聞耿道見說杏木庶人章未有詩二
句云畫兩於茅窠爾索綯附記於此以廣異聞

讀儀禮

內外孫中有稍聰穎者自謂五經及周禮爾雅皆已讀遍
銳意欲讀儀禮而塾師中不必皆已讀儀禮者遂有擇師
而事之意余不謂然也憶余少時與澤卿兄同塾讀先叔
父太常公每課澤卿兄讀儀禮竟能背誦如流而先資政

公卻不以此相督責謂必須五經爛熟然後再治儀禮否則徒勞而罔功昔韓文公以大儒尚苦儀禮難讀况後生小子乎嗣余出從外舅鄭蘇年師學爲制義偶以俎豆之事命題時余方闕無錫秦氏五禮通考將俎豆故實比臚列粲然大爲蘇年師所激賞謂皆從儀禮中來實則未嘗肄業及之也未幾應新鄆伯觀風題爲端章甫時余方問吾鄉林樾亭先生三禮陳數求又於端章甫制度頗有會心閱觀風卷者爲蕭山王南陔先生紹蘭以余卷獨能貫穿儀禮擢冠其軍自是余始恥聲聞之過情而大作讀

儀禮之想偶輯成儀肌節本四卷謂稍簡易可借徒之資偶以示同年老友王陸亭廣文大經則以爲中多疎舛不足以示後學於是又毀其稿而自知其困苦難成也今諸孫中果有能讀夜禮者此正古人所謂難者不避豈肯阻其向往之心而不能不以余之所閱歷者正告之竊自比於識途之老馬云爾

月令氣候

諸孫中有讀月令者執簡而問曰月令一年七十二候之名何以與時憲書所載亦有異同余曰豈但此兩書異同

已哉七十二候之名權輿於夏小正此後則汲冢周書管子淮南子呂氏春秋所載字句各有錯出然亦不過小異而大同惟王冰注素問所引呂氏春秋七十二候則與今行呂氏春秋本迥不相同如雷乃發聲下有芍藥菜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花玉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壞戶下有景天華此皆無闕宏旨惟今時憲書十一月麋角解自豈隆間改爲麋角解已奉 功令通行不可不知耳

千字文

千字文有三本齊蕭子範之作不傳梁周與嗣所次據梁書南史皆以爲王羲之書乃尙書故實云武帝命殷鐵石於鍾王書中楊千字召與嗣韻之一日綴成玉溪清話亦云梁武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因編次韻成文所說不同宋史李至傳亦言是鍾繇破碑而盛百二袖堂筆談云右軍所書卽鍾千字文也金壇王氏鬱園齋帖是曰魏太尉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敕書起四句二句日月云露嚴霜夫貞婦潔君聖臣良結二句與周氏同是周與嗣所次亦有二本不同也余偶爲人書千字文律呂調陽

作律召調陽觀者或以召字爲誤請削易之余曰召字不
誤呂字乃誤也宋吳昉五總志云隋智永禪師居長安西
明寺自七十至八十皆寫真於字文百本人爭取之但
作律召調陽者皆是按閣余與律召正是偶對不知何時
誤作呂字余齋藏董香光手書冊亦作呂矣

上大人

余流寓浦城次兒三兒五兒及長女三女悉比戶而居內
外孫十余人皆不過十上下塾師延至四五人有初李
執筆者每寫上大人等字輒詢塾師以出在何書如何講

解多不能對余告之曰水東日記載金華宋潛溪李二
此年喜寫此必知所自說郭中亦載之天抵取筆畫稀少
易於識認耳祝枝山猥談云此孔士上其父書也上大人
爲一句孔爲二句乃孔子自稱名也一已化三千七十士
禮爲一句言一身所他上有如此也小生八九子佳爲一
句蓋八九乃七十二三千人中七十二人更佳也作仁
可知禮也爲一句作猶爲仁與禮相爲用七十子善爲仁
其於禮可知也此說不知所本要足以廣異聞

瀨濱唱和詩序

道光辛丑秋余駐兵上海防堵倭夷適朱蘭坡同年 蔣黃
蒼青太守 安游 先移來訪皆昔年宣南詩社著侶蘭坡別
不過七年雲青則別二十餘年此番不期而遇於戎馬仁
物之中真喜出望外矣時霜蟹初肥因招集行館中飲酒
賦詩乃不數日卽爲搏沙之散帳良會之大難惜勝游之
不再每思作一小文職其事而匆匆未暇以爲也今夏
養病浦城忽承雲青以詩文集見寄反覆卒讀如同晤談
詩名息耕草堂詩集文名真有益發文編中有滬濱行館
雅集詩序一篇則正述丑秋之事故人于里適有同心爲

之狂喜遂亟錄之庶幾此文傳而吾輩亦因以俱傳也文
云鄙人以辛丑暮秋旅食滬濱適涇縣朱蘭坡先生因權
呂之契訪崔李之交命駕而來蓋嘗有喜時長樂七公方
開府吳中第近海上爲東道才續南皮游浙東而材官馳
張延而衛士屢巨驚入于旨趣入珍落英滿杯香生九醞
碧矣達官之高致依然京國之故情听晚吹於營門方愁
送客點鼠燈於牙帳倘許收滬濱人雜五方地無重險
戎心狡啟蒿目多矧前此置吏或閉關以禁姦或沈船以
塞日商民交病怨讟繁與公則秉和以輔衆心主靜以孚

衆志同酌於同欲措置於無形以故人子才而公有余人
皇皇而公獨暇否則朝野殊其榮素身世判其閒忙又安
望羽書填委之余尋文其從容之好如此集者哉席既罷
公顧謂鄙人良會無多今日可惜時之過也文則永之速
羨難暖爭斫陳於且云之表遲斯司馬勉磨鈍於砥礪之
旁製限七言人各四首都中公議讓波斗子之多汗上足
標卽此一編之續云爾

高兩農序

道光壬辰秋余初次归田暇輒類以前後所爲雜文自知
體雜而辭支不足以言載道顧三十年來時有紀事之作
不忍棄之如遺始掩柳叢殘就正於高兩農中翰兩農瀛
爲之序且有溢美之辭噫余文不足存而兩農之序則甚
可傳余或附之以存未可知也因先附錄於此他日兒輩
或編梓余文則兩農序實啟之不可不記序云韓子論文
曰慎且實其謂實者豈專於文求之哉不於文求之而
於其實豈不足於文哉譬置兩人集於此一無實而求工
於文一有實而不以文自名如以文論宜求工者勝不以
自名者拙矣然彼無實之文於古文冥追而默契之肖其

體格焉又肖其神情焉可謂盡其心於文字之間者要之
體格之肖士偶之面目而已神情之肖優孟之衣冠而已
筆質而虎皮但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君形者忘焉耳而
~~徒質者亦既昭然無疑優游有餘矣~~不以文自名其爲
文者故在也因綜論之自韓子復古後同時之柳李宋之
歐陽曾王三蘇元之虞明之歸王固斯文大宗矣其外有
實而可貴者區其狎有三焉清明和吉德人之文也總攬
橫貫李人之文也坐而言者可起而行通人之文也三者
不必求似古人韓子以爲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不必

不似古人歐陽子以爲取其自然者是也其精氣充溢方
烜照不泯豈不可自成一大家哉長樂梁方伯菴林先生起
家詞臣至今職勳勞內外爲 國屏翰其著紫藤吟館詩
鈔久風行海內旣成政歸裏其文若干卷爲退庵文存屬
澗然論之曰某生平精力半耗於仕宦亦半耗於詩其文
但率胸臆言之未能求工也澗然謹對曰文何必太乃工
哉求工之工是謂有人之見存未見其能工也已受而卒
業見有清明和吉者有總攬橫貫者有坐而言已起而行
者嘆曰茲豈非實遂而光燁者邪三者得一已足自名况

兼有之乎先生之不求工乃先生之深於文也謹述所見
請質以報敢云序先生集哉 按兩農此序作於道光甲
午次年余卽奉 召復出迄茲十年中間人事牽率又添
作雜文數十篇而心計愈粗故步愈失兩農久已物故此
後誰復相知定吾友者乎擲筆爲之慨然

已刻未刻書目

余髫齡卽慕著書之名與澤卿兄同人家塾每分檢陶尤
成說郭中所錄各小種刺取他書補之先大夫斥之曰陶
書本係節錄何煩汝補此韓文公所謂無益費精神也先

叔父太常公乃從旁解之曰此正古人所謂有斐然述作
之意者其所爲猶勝於他玩弄耳登鄉薦後伏稍稍爲
之先外舅鄭蘇年師又訓之曰古人著書多在遲暮之年
或出窮愁之余今吾子似尚不宜急急於此余皆謹識之
不敢忘既通籍京師日與通儒碩士上下其談論又京
秩清暇非書籍無以自娛卽外宦後案牘余閒別無声色
之好亦惟甄微闡幽抱殘守缺是務三月旣積卷帙遂多
而衡諸古人著述之原其實毫無心得回憶先大夫及太
常公蘇年師之訓言不覺泯然若失今年踰七十筆硯久

荒料檢陳編皆數十年心血所存不忍盡棄中有已刻問世者有尙未能付梓者自憐阜帶之愚難免瑛珉之誚姑錄存其目付後人知之使無失散云爾

論語語集注旁證二十卷 自序未刻

孟子集注旁證十四卷 自序未刻

夏小正經傳通釋四卷 祝芳齋師序 未刻

倉頡篇校正三卷 就孫洲如觀察原本而校補之 未刻

稱謂拾遺十卷 未刻

古格言十二卷 劉金門侍郎序 湯敦甫閣老序 劉次白中丞序 已刻

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 未刻

三國志旁證二十四卷 未刻

南省公余錄八卷 謝鄰泉侍御序附盧文肅師戴金溪尚書羅堪甫制府孔荃溪方伯蔭桓

林都統達王圖郎中各題詞 已刻

樞垣紀畧十六卷 朱詠齋尚書序 自序 已刻

春曹題名錄卷卷 未刻

東南嶠外書畫錄二十卷 未刻

文選旁證四十六卷 阮雲臺師序 朱蘭坡侍講序 自序 已刻

玉臺新詠讀本十卷 未刻

制義叢話二十四卷 朱蘭坡侍講序 楊芸工明經序 未刻

試律叢話十卷 吳棟華廉訪序 未刻

楹聯叢話十二卷 陳蓮史方伯序 自序 已刻

楹聯續話四卷 自序 已刻

巧對錄四卷 自序 已刻

長樂詩話八卷 自序 未刻

南浦詩話四卷 祖勳齋師序 已刻

東南嶠外詩文鈔三十卷 陳萊甫編修序 皆錄五代以前作 未刻

閩詩鈔五十卷 皆錄未以後至 國朝各詩 未刻

三管詩鈔五十八卷 輯錄廣西通省古近人遺詩 已刻

三管詩話四卷 自序 已刻

三山唱和詩十卷 王辰秋至乙未春里居所輯 未刻

東南嶠外詩話二十卷 未刻

江田梁氏詩存九卷 自序 已刻

退庵詩存二十四卷 翁覃溪師序 附蔣璠堂閣老劉金門侍郎陳望波尙書會賓谷中丞

葉筠潭方伯吳巢松侍講陳恭甫編修吳棟華廉訪郭頌如董晉卿楊芸士三明經題詞 已刻

退庵詩續存八卷 自序 已刻

退庵題筆二十四卷 湯敦甫閣考序 賀耦耕制府序 已刻

閩文復古編六卷 未刻

閩文典制鈔四卷 自序 已刻

滄浪亭志四卷 自序 已刻

滄浪題詠二卷 張蘭階中丞序 林少穆尙書序 已刻

梁祠輯畧二卷 未蘭坡侍講序 為吳中新建梁伯鸞 高士桐作 已刻

江漢贈言二卷 朱蘭坡侍講序 王槐五觀察跋 已刻

東南棠蔭圖詠三卷 朱蘭坡侍講序 自跋 已刻

吳中唱和集八卷 自序 王香湖方伯跋皆錄吳中田 年唱和之作 已刻

葑江別話四卷 皆錄王長年引歸吳中同人送別之作 未刻

批行酬唱集四卷 陳芝楣中丞序 道光乙未奉 召 所輯 已刻

疊韻詩

余作七十自壽詩浦中人和省寥寥每藉口於韻腳之難其實余成此詩時既已為和作者地並無險難之韻也適楊竹圃親家自揚州寄和原韻詩至余即疊前韻答之既思竹圃新春亦正七十復疊前韻寄祝雖詩格愈低而運轉自如並不覺為韻所縛也因備錄前後兩疊韻詩以詒觀者以示家人使知余雖老衰而於此事尙復興不淺耳楊竹圃親家次韻寄和拙作自壽詩疊前韻賦謝云裡

言一片付鱗鴻四十餘年過景匆君之季父養亭先生延先資政公主誦其家余在加慶二年癩滅雲煙憑海上逍遙日月自壺中偶因

陶寫詩無債為遣牢愁酒有功南北相望二千里天然雨

個信天翁 歸田何事不真歸雙塔三山夢裏違闕詎

堪參丹服喚夷要作白塔寺庭階且自看萊衣豪情君欲凌滄海

時君將就養晉嗣安豐場小築吾欣倚翠微浦城新居在粵山之麓

官之任地在鹽城海濱 但願故人長健在桑榆異地共晴暉 尚憶邗江一擢移

綠楊深處兩家宜二分明月空懷悄萬朵名花春事遲小

合昔岑增感滄謂謝某石無端萍水又分離時海氛甚惡湯人紛紛欲逃避余初

與君相約諍鎮不動 伯勞飛燕匆匆散從此天涯繫遠思 既乃各自食其言

朋來來年聚話難知君一例起長歎卜居有願詩人老

楊雪宗光祿存詩 行水無功 因典寬廖鈺夫尚書舊帥仍懷

來訪新先之美 忠愍赤蘇鼇石督部逐臣深望 認青丹林少穆督部春明伴侶晨

星似何日團圓蘇古欢疊前龍壽祝竹圃魏家七十寿

云同是乘時遇順鴻回頭人海苦匆匆自賦僞素非寒乞

為念時艰豈執中澤在去國隨有報風清榆塞不言功公

刑部郎出為 盛時進退原容易林下新添養錄翁 連

榆林兵備首 城新道孰當且到如安家願不違公本籍連城遷居福州新道茲伏寄居揚州安

...

家籌筆深心消黑劫影纏異裝稱斑衣公以武岡軍功倦

還豈學陶元亮戒養難留東廣微公甫百卿秋為感九

重宏錫類白頭猶許恣慈暉側聞仙侶晚舟移無恙归

帆穩更宜初以避海氣移家淮上事定即月詩因多綠明舊起手談不厭

夜眠遲偶蹟故紙仍游戲暫掌安定書院講席旋即辭去為最新例听別

離帶易因人皆安得腰纏百萬騎鶴稱觴一醉慰相思本擬

邦土親奉壽鵬聞公將就表安豐送不果七十年華古所唯神交何必索居

欢介眉酒值春筵功放眼籌添海屋寬公誕辰當正月話安豐地濱海

舊尚能雲三層延齡端不藉金丹松羅竹柏齊珍重純取

新開八表歡

古人以七十二歲為開八表空齋隨筆言之甚詳

和卓閣老紀 恩詩

余本擬年逾七十戒詩不作今年七十有一新正甫數日

卽次請湯敦甫閣老同年游楚杖詩甫脫稿寄去不旬日

又接卓海帆閣老同年索和真除探席紀 恩詩復連宵

於枕上成之自笑甫說戒詩旋即破戒道力之不堅定可

知或笑余開年但和兩閣老詩未免勢利余亦無以自解

也明知此後不伏編詩付梓而又不忍听其過若飄風姑

附錄之於此記得加慶壬戌傳臚後恭讀

聖製詩注云庶異日卓有表見人稱名榜今始知公姓於四十年前早兆於天語之中宜其為名榜中第一人也

詩云有喜聯翩近聖顏更賦新詔及春頌九重早日

資霖雨加慶王成傳臚日聖製百廿余年重雪山蜀中

詩有若渴求去望作霖句高相公以雍正元年修武英表見真符天語識承平但

望日思艰云危迫逐當時忘規我衰齡獨閉閑仰鏡頓風

九品銓公久掌銓衡以酬庸合被

主恩偏社房久已參丹地近年參知政事瓊頭由來其木

天謂哲嗣錫盛可彈冠憐我老何須搗管休人先元唱於

始得捧讀寄声三百萬哀侶四十年前漫拍肩

楹聯賸話

余撰楹聯叢話初刻於桂林一時頗為紙貴近聞粵西湘

南兩省皆有翻刻本後至揚州書坊亦欲謀翻刻阮雲臺

師為從惠余元成之於是又有揚州翻刻本既丹闈僑居

浦城最檢後得者又編成六卷付梓題曰楹聯續話而乞

者愈多矣倘有同人續錄見寄者則細碎不能成編而竟

置之又伏可惜因附入歸田瑣記之後庶不負錄寄者之

盛心云爾

粵西余小霞州判應松

所錄寄聯話最多如姜南菴塘紀

聞一條云正德中以江都趙鶴為山東按察司提督李校

副使鶴政尚嚴厲所至考校生員多所罷黜眾議紛然搢

紳亦多厭之竟以此罷官鶴去以貴溪江湖代之湖亦風

裁凜然生員之傷弓者偷畏之潮出巡至各河縣其分司

壁間有匙對句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湖又起風波潮見之

遂投劾戶恐招怨也 又聰訓齋語一條云圃翁嘗擬一

聯懸草堂中云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即為稱意山水

花竹無恒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却有至理 又

王笠舫瓊嬛集一條云李東陽壽商文毅輅七十對聯云

自古年華稀七秩本朝才望重三元按出句用人生七十

古來稀語自是佳典惟我

朝乾隆年間恭奉

高宗純皇帝壽登七秩自稱古稀刻有古稀天子之寶則

此後普天臣子斷不可再有古稀之稱而近日操觚者流

尚有貿貿不知此事者所宜正告之也 又程南樵余詩

話云汪瑟庵先生為安徽李政時循例至金陵試院考錄

遺才撰楹帖云三年燈火原期此日飛騰尚存片念偏私

有如江水五度秋風曾記昔時辛苦仍是一囊琴劍重到
 鍾山道光初有太平廣文某以送考來金陵故舉廣文送
 考者例向李使求所屬遺才一名是科為沈小湖李使一
 縶謝絕某廣文戲改前聯云之年辛苦只求兩個遺才搆
 蒙片念垂恩感深江水百計哀号不管八棚伺候拚著一
 條老命撞死鍾山後李使亦微聞之不罪也 又余小雷
 贈汪西芝巡檢楹聯云菜根滋味知君慣潭水交情愛我
 深皆切其姓 又壬寅罷官舟過藤縣温心山明府賜和
 初建訪蘇亭落成代姚楚虛撰聯云萬里赴瓊儋夜起江

心弄月月一亭梅笠履我從畫裏拜先生心山以陸林中丞師所遺蘇公

笠履圖 又自撰一聯云公是孤臣明月扁舟留句去我

為過客空江一曲向誰彈葢繫括文忠公滕江五古詩意

也 又代鶴松園年重建陽州縣書院講堂一聯云文筆

聳層霄愛此間意壑深淵教化由來先黨序 書樓崇講

席願多士做千秋事業顯揚不隳為科名文筆書樓皆陽

朔古蹟也 又代會幼竹明府挽興靜山太守云廿年無

此深交最可感老尚依劉久而彌篤一病猶勤官事更堪

傷危將易箚語不及私 又代幕友黎白仙云治譜已干

秋是名宦傳人最堪惜正盼遷鶯遽悲化鳴齊民同一哭
况平生知已更難忘幾番說項五載依劉 又應松挽吳
荷屋中丞云爲名士作詞臣任封疆大吏愛路近家園小
住桂林菅綠野工畫畫考金石著燕許文章悵跡疎壇玷
遠聞兜率遊香山時中丞僑寓桂林應松解組後甫得聯
文酒之盟而中丞遽捐館舍故次聯及之 又萬乙棟太
守集杜句贈應松云古來材大難爲用若去悲秋強自寬
又憶得湖南撫部某到任初八本境有某來迎談次問
湖南有托聞乎某猝不及對久之乃曰無新聞惟近時有

一對甚工有其縣合姓續名立人者一人戲以其姓名演
成一對云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衣而啼此語頓贈
炙人口撫部笑而罷及到任竟撫以他事効去撫部不知
何所見實則今乃一好官也此道光近年事

雁州宰署中三百三十三士亭爲朱翁何先生所建亭前
有三百三十三石皆當時諸生所獻每石鐫一諸生名今
尚林立無恙翁河先生報政將還朝適介弟石君師來代
先生握亭聯云偶爲選地看山計若慰蓮床話雨情運
無痕自非老手不辨

徐樹人觀察有泰山孔子崖集句石刻云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可以語上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又
高唐州武廟爲山西鄉祠觀察撰聯云鄉人到處皆祠祝
先帝當年此宦游昭烈帝曾分高唐故云又集唐開元
泰山銘字爲楹帖云載揚之光百祿是何則篤其慶萬福
攸同又一聯云積德承先子臣弟友虛心稽古礼樂文意
又濟南府江南會館云表海瀛雄風今樂何如古樂明
湖畔舊雨濟南勝似江南

林岵瞻比部在京爲其祖母稱觴余大兒逢辰贈聯云致

欢久協曹全諺介福長酬令伯情皆切祖母說重親致歎
用曹全碑語非素講漢隸者不知也介福亦用易經受茲
介福於其玉母語

有杭人趙京者因病入險司與頭見柱上一聯云人鬼只
一闕閔節一絲又瀟陰陽無二理理數二字難逃後署會
稽陶望齡批

廣東省城有武林會館在好德門外宴公街杭州商賈於

此釀金糊建旣落成其鄉人梁應來紹玉爲撰楹帖云一

闕荔支香听玉笛吹來徧傳南海雙声楊柳曲問全尊把

處憶否西湖真雅音也

王未蘭避暑鈔中載侯官連梅耦明經蔡桂所茫楹聯多

可採如云暗室中須問心得過平地外亦失足堪虞幼不
孳壯無能傷今老大過愈多功又少請自乘除始念佳而
轉念不佳見義無勇一事錯而凡事皆錯擇術未精四未
二年碌碌益寄安得出人頭地三百六日孳孳爲利何堪
昧我性天頭揚之謂何筋力漸衰歎利名無就教誨不可
已心思既竭望子弟能賢安利名無就四字近俗有友人
代改之曰行藏無據似較勝也

朱打琬先生嘗爲施粥廠作聯云同是肚皮飽者不知饑
者若一般面目得時休笑失時人此較隨園詩話所載是

養濟院一聯稍有含蓄

貴州省某驛館中有一聯云滿眼盡窮黎奚勿多用一夫
俛他舉家生活兩頭皆廢路何不緩行幾步積君無限陰
功仁人之言亦積無限陰功便是當頭棒喝矣

袁簡齋先生嘗言神廟聯以用成語爲宜然親切渾成而
有味者不可多得聞張睢陽廟一聯云鬚髯軌張凜凜有
生氣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此本傳與韓文本爲睢陽寫

照難得天然作對耳又金陵三聖廟祀劉閔張其聯云若
傳粉若塗朱若漆墨誰言心之不同如其面爲君臣爲兄
弟爲朋友斯誠聖不可知之謂神此誦贈衆人口然三聖
字已竟未安而傳粉塗朱漆墨等語竟不見古藉兄弟二
字尙本史傳而朋友二字又是虛談矣

京師浴室門首聯云入門兵部休出戶翰林身蓋上句借
音爲冰布体下句借音爲汗淋身也如慶乙丑聶蓉峰銑
解以庶常改兵部主事至己巳萬壽聶伏以撰進頌冊
賞編修有友人戲舉浴室聯句贈之皆以爲巧合

張詩給方伯知余方續集聯話自桂林手書一紙寄來云
文遠泉先生以翰林歷掌文衡官步軍統領卒於駐藏大
臣之任喪歸京師曾撰聯奉輓云內相經文兼緯武西方
成佛卽升天祥符大工未合龍以前正月初三夜走掃下
南同知王漢沈焉越七日求屍不得以衣冠斂亦撰聯弔
之云七目招魂屈子衣冠輕似蛻九重賜卹王尊名節
重於山又題鳳洞山云難江水綠招涼去常侍詩清賞雨
來又題五詠堂云雄藩勝覽會開園太守風流尙讀書

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有所撰知好輓聯必出手

製然但孑哀惻且冀以存其人不暇計工拙也在揚州輓

淮揚觀察李石舟國瑞云吳會績班跡實政真無慚益友

淮揚瘁心血虛箇何以慰衰親余在蘇藩曾調石舟為首

郡甚資臂助既擬淮揚道以河孺出力加運使銜歿時其

慈親尚在堂也又輓江甯方伯成蘭生世理云望斷黔陽

可憐萬里雲飄依然將母魂消白下其惜半年風鶴了卻

孤臣客冬喚夷之擾余防堵上海督部遠駐鎮海時金陵

惟蘭生一人支柱風鶴之警無日無之往來書問問日必

至皆商畧夷務軍情意見頗合自余引疾後蘭生勢益孤

遂以憂死聞灵船由長江回貴州尚煩太夫人扶禱也在

蘇州日輓吳縣合賀吉人崇禎云百里舊神君剡臍未酌

舉主願世年前進士恭棺猶是宰官身吉人為余十餘年

前所薦卓異至今未進一階近承重葺吳門伏以同知

奏薦奉部覈准之日吉人已不及見矣又寄輓丹安沈香

城別駕廉云淮浦最傾襟脫穎為君欣得地吳門方掃榻

遺函報我己生天余延香城於袁江署齋三年甚相得香

城得官後改執弟子禮甚恭近以奪官歸里余急析簡通

之甫得報書旋聞化去尚未及申寿也在浦城輓周芭源

廣文云一鄉善人易哉二弟分憂一旅在抱兩行老淚痛
此兩年盛會兩世交期余到補後追暑消寒之會頗盛芭
源輒在坐嘗稱之爲一鄉善人同人無異辭也 又寄晚
杭州許衣淑人云桂嶺無城隨地齊歌衆母母慈心違性
生天早現法身身太叔人之子兩淮分司小 詩粵西
太守好友 情書 皆余門下士居官並有循聲云

余解組後戲作一篆印云難進易退學者阮雲臺師見而
喜之爲推其意輯古語作楹帖相贈云難進易退易事難
說先勞後祿後樂先憂余甚愧其言謝萊石同年贈聯云

乾隆末舉秀孝加慶初歷翰部道光間掌封圻回首功名
成百順經史部有勇證藝文家喜博稽政事門備掌故等
身著述自千秋今年爲七十誕辰福州王叔蘭以聯寄祝
云二十舉鄉二千登第四十返朝五十出守六十開府七
十歸田須知此後逍遙一代福人多暇日簡如格言詳如
隨筆博如旁證精如選字巧如聯語富如詩集畧如平生
著述千秋大業擅名山亦皆就余篆印語而衍之者也



71021094





歸日珍記

卷六

三

